

<p>參賽類別</p>	<p>小說組</p>
<p>作品名稱</p>	<p>六足的遊行</p>
<p>葉毅維終於安頓好他的身家行李，坐在書桌椅上長噓了一口氣。</p> <p>過完春假便開始了新學期和新生活。尤其是住宿方面，離開宿舍的外宿生活，就此拉開帷幕。雖然沒有找到本來想要的分租套房，但能在學校附近租到簡單乾淨的雅房，也算是萬幸了。</p> <p>套房不大，隔成兩個雅房，家具和格局等卻也應有盡有。一進玄關入眼便是小小的客廳連接著陽台，簡單的沙發、電視構成愜意的畫面，不低的樓層數也讓市區的天空看起來乾淨了一些。儘管一起同住的室友並不認識稍微令人緊張，但他已經夠知足了。</p> <p>日子的齒輪持續運轉，也一往平淡如昔。一個雨後初見太陽的下午，葉毅維推開大門，隨即就在客廳見到了見到了他的室友。對方一身簡單的白灰色調居家服，黑色圓框眼鏡掛在臉上盡是慵懶；深黑短髮有些亂翹，抱著小說窩在沙發上，靜靜的披著一肩陽光。據說是同年級不同系的同學，然而一直沒有互動也沒有交流。老實說，對方長的還挺好看的，不知道是不是這個緣故，讓葉毅維下意識的覺得彼此很有距離感。</p> <p>四目相對，空氣有些尷尬。葉毅維簡單點個頭，原本打算直接溜進房間，卻被室友叫住了。</p> <p>「你怕蟲嗎？」</p> <p>「蛤？」葉毅維怎麼樣也沒有想到他們的第一句對話會是這個樣子。</p> <p>「我房間有蟲，你怕嗎？」對方的表情很平淡，雖然音調有點微妙。</p> <p>「倒是不怕啦。」</p> <p>「那拜託你了。」對方轉手抄起拖鞋，極為誠懇地塞進葉毅維手裡，眼神透過鏡片有些閃閃發亮。還來不及反應，對方已經打開他的房門，催促似的輕推，把葉毅維推進他的房間。</p> <p>格局基本上跟葉毅維的房間差不多，然而私人物品卻很少，多半是書，整個房間透著一股紙張特有的氣息。兩分鐘之後葉毅維就翻出了那隻六足生物，很小，了不起一點五公分大。他不禁笑了出來，老實說如果太大隻他還是有些猶豫的，但是這種要解決就很輕鬆了。</p> <p>「不要笑啦。我就是比他還膽小嘛。」恐懼來源被確實的抹除，放鬆下來之後也不禁有些困窘。</p> <p>「我倒不是那個意思啦，而且人總是會有幾樣懼怕的事情嘛。」葉毅維解釋似的說：「那，問題解決了吧。呃.....同學.....」</p> <p>「李翔宇。」</p> <p>「好，總之，這樣就行了嗎？」</p> <p>「對，感謝。」李翔宇很快的回復了那種平靜如水的模樣，給人的感覺和外頭的冬末暖陽倒有幾分相像。</p>	

經過這次經過，兩人終於漸漸有了交流。有空時一起吃晚餐，假日偶爾一起出去走走，也算過的比以前充實些。平常不算話多的李翔宇偶爾也會有興致高漲的時候，但即便是這種時候，葉毅維依舊覺得兩個人之間存在著微妙的距離感。

時程運轉，繁忙的學期在不經意間持續流逝，終於熬過了期中。過了幾天沒日沒夜的生活後，葉毅維發現，李翔宇似乎越來越常睡在沙發上。常常外套都不穿，燈也不關，就這麼攤著便睡著。

經過幾次不輕不重的感冒之後，葉毅維終於忍不住了：「你怎麼老是睡在沙發上，你房間又有蟲子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剛從沙發上爬起來的李翔宇看起來有些疲累。通常葉毅維起床時只要看到他睡在沙發上便會叫他起來，要是接下來沒有其他事情他就會爬回床上繼續睡。

即便內心滿是疑惑，葉毅維也沒有再多追究下去。這周末海邊有市集，可以的話他想盡早出門去看看。

悠閒的周六午後，簡單整理後他們就出發了，儘管李翔宇還是在葉毅維出門前五分鐘才決定要一起去的，耽誤了不少時間。公車上，人群上上下下始終不見總數減少。葉毅維戴上耳機，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，幾乎與外界盡數隔離。等到李翔宇大力的推了推他的手，他才注意到讓坐的問題，自然而然領略到了行動不便的老太太一頓「教誨」。

儘管葉毅維當下也感到有些尷尬，但幾分鐘之後也就過去了。李翔宇就對此感到相當不滿了，即使目的地抵達還是不見釋懷。

「人家總歸是好意提醒我就算帶著耳機也要注意周圍環境啦，你幹嘛這麼耿耿於懷啊。」葉毅維嘗試勸解，雖然有些無果。

「當下就能確實傳達到才叫好意，你這種要求對方思考而勉強得出來的結論我可不敢恭維。」李翔宇語氣難得的有些尖銳，看著一臉茫然的葉毅維說：「也就是說，這種『我是為了你好』的思維讓我覺得很無解。真正為了對方著想的話，不是該由自己思考，怎麼在第一現場就傳達到自己的意思嗎？」

「這樣也太嚴苛了吧。」

「我沒有嚴苛，是太多人都藉著善意的藉口行利己之事。」

「剛剛那個也稱不上利己吧。」

「把你訓一頓又不是真的擔心你，反正最多也只是抱持著自己的價值觀去撲滅他的想法，這樣子就是利己。」

「你也想的太多了。」

「我沒有。」

幸好深邃而湛藍的海洋很快就出現他們眼前，人聲鼎沸很快就蓋過這種意見相左的尷尬趕。波光粼粼的海面和清澈的海風相當令人放鬆，適度的陽光、藍天與輕雲恰當的共構成剛剛好的天氣，那天的下午他們依舊玩得很盡興。

說實話市集也只是一個藉口，葉毅維覺得，或許他自己只是想看海吧。

李翔宇睡在沙發上的次數增加了，幾乎夜夜如此。

葉毅維真的不懂沙發上有什麼好睡的。要是沙發床的話還可以理解，問題是這種出租小公寓的沙發真的稱不上太舒適啊，連房東偶爾過來看看的時候都叨唸了好幾次。

即使問了也不說，

好奇心很快就蔓延成了擔心。葉毅維也想過要在半夜確認一下李翔宇在幹嘛，然而他是那種很需要睡眠又睡很熟的類型，熬不了夜，一旦睡著往往起床都已經天亮，完完全全的心有餘而力不足。

葉毅維逐漸浮起想偷架攝影機的念頭。

即使知道這樣已經超出了道德的標準，甚至已經是犯罪了。但是葉毅維還是真的弄來了小型的行車紀錄器，塞進了層架的雜物之間。

理性與感性不斷交纏，最終還是擔心的心情獲得了勝利。總之只要事後將記憶卡完全的銷毀就可以了，也不是為了什麼犯罪用途，沒關係的吧？

一切相當順利，隔天果然不出所料的，李翔宇也睡在沙發上。不知道是不是睡眠品質的緣故，他的黑眼圈已經從偶爾出現變成定居在他的眼下，整個人都陰沉了不少。當天晚上下課回來後，葉毅維安全的回收了攝影機。

猶豫了幾回，他還是用電腦打開了紀錄檔案，稍微調快了影像速度。

一開始就如同葉毅維所知道的那樣，李翔宇習慣在十一點多洗好澡，半濕著頭髮、掛著毛巾的坐在沙發上。一邊是小說、一邊是手機，就這麼交替著看。過程中即使哈欠連連，他也不願意起身去房間裡睡。就這麼過了數個小時，天色漸漸在尾端亮起一抹橘紅色之時，李翔宇起身了，走到了畫面邊線，靜靜面朝窗外的站著。看不到臉，看不到表情，但是他回到沙發上時，臉上掛著清晰無比的淚痕。

葉毅維有些嚇到了，李翔宇從來沒有表現過這麼清楚的情緒，至少在他面前沒有。

究竟是遇到什麼樣的事情，還是怎麼樣的回憶，讓李翔宇這樣沒什麼波瀾的人每天都這樣在拂曉時分掉眼淚？

畫面持續，哭過之後感覺更累了的李翔宇，回到沙發上繼續抱著手機滑，然而在數分鐘之內就睡著了。

葉毅維按下暫停鍵，感受有些複雜，剛剛看到的東西對他來說有些資訊量過大了。然而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或可以解決的問題，這種程度的情報也沒辦法讓他做出一點幫助李翔宇的事，除了盡可能早起把他趕進房間以外。不知道為什麼他有點後悔了，儘管木已成舟也來不及了。

他把記憶卡拔出來折斷了。他本來就無意做什麼惡事，現在也算履行了自己的承諾。

當天難得的，李翔宇主動約了葉毅維吃晚餐。

葉毅維努力想保持正常的狀態，不知道是不是心虛的關係，感覺氣氛相當微妙。李翔宇倒是有些反常，話多了不少，不斷講著今天發生的瑣事，其中少不了抱怨幾句。

葉毅維此時不斷不斷的想到李翔宇哭泣的樣子，想問卻也不知如何開口，畢竟他的行為總歸是偷拍。

晚餐就這麼平常的結束了。

然而，這是葉毅維最後一次見到李翔宇如此生動的樣子。

李翔宇不見了。

葉毅維接到這個消息時，頓時陷入了疑惑與擔心之中。

他是確實好幾天沒看到李翔宇了沒錯，但是期末將近，大家都忙得不得了。就連李翔宇都停止睡在沙發上，每天報告考試忙進忙出，兩個人即使在同一個屋簷之下也鮮少有交集。

急急忙忙回到租屋處，看過李翔宇的室內鞋依舊擺在門口，一瞬之間葉毅維也不知道該怎麼辦。

以前他一直覺得自己是挺了解李翔宇的，現在他仔細思量才發現，對於李翔宇可能會出現的地點、可能聯絡的人等等，一無所知。一番苦思無所收穫，漫漫等待也沒有動靜，這幾天幾乎沒什麼睡的葉毅維終於還是敗給了睡意，坐在沙發上暈的闔上了眼睛。

意識迷離中，他彷彿看到了花。蒼銀而細小的花，仔細嗅著還有些墨水香。

起初只有幾片花瓣，不知道何時開始逐漸變成了數朵完整的花，然後漸漸變成無際花海。他站在花海之中，環顧廣闊的景色。朝陽和煦、天空蔚藍，巨大的積雨雲掛在空中。風吹得很輕柔，一過便是百花舞動。腳底的地似乎不是一般的土壤，顏色更淺野更結實一些。硬要說的話，有幾分像陳舊堆灰、即將成為蠹魚大餐的牛皮紙。

葉毅維本能地覺得這副景象相當虛浮。但是無法否認，這樣的景致當真過分美麗，有些無法自拔。

炫目之中，他也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，只覺得陽光照射的地方似乎換了個位置。不想移動也不想有任何動作，只是靜靜站在原地，看著天空一絲一絲染上橘色，將暖陽換成協陽。陣風過面而行，帶起花瓣們在黃昏背景中翩翩起舞，綻放著不復重來的絕代風華。

世界很靜，只剩心跳和風的聲音。暖暖的陽光灑落、不算強勁的清風吹拂著疲倦的身體，舒心的彷彿可以持續到永遠。

正當花舞填滿了他的瞳孔時，有個黑色的影子竄入了他的眼角。似乎是到人影，有些模糊。葉毅維不清楚是不是因為所有視線都被佔據了的緣故，總之他想也沒想的忽視了那道影子。

影子一路靠近，沿途不斷踐踏著花海，他忽視了。

陽光減退了、風漸漸停了，海天一線的景色也開始出現了盡頭，他也忽視了。

影子彎下了腰，伸出了手，擅自碰上纖細的幼莖，他全都看見了，卻也還是忽視了。

小花被連根拔起的瞬間，霎時開始了腐朽的開關，滿天舞蹈突然失去了顏色。以影子為擴散的中心，花海開始腐朽。花蕊之間開始湧出腐爛的臭泥，褪去那些花朵僅存的色彩。逐漸的，連大地也開始衰敗，葉毅維開始感覺到立足之地正在失去。

終於意識到不對勁。他不斷地嘗試做點什麼來留在這個堪比伊甸美景的地方，然而盡是無用功。打從那道影子被忽視開始，一切都來不及了。他想抓住點什麼，伸手卻盡是抓不住的空虛；想要張口呼救，嗓子卻彷彿被什麼東西掐住似的，一絲聲音都發不出來。

他開始下墜，裂解的大地產生的黑洞彷彿無止盡似的，無情的吞噬了他。他最後所能看到的，似乎是那道黑影站在已經成為泥潭的花海之中，有如嗅到血液的鯊魚一樣，欣喜不已的樣子.....

葉毅維在陽光照拂下睜開了眼睛。

方才的夢境真實的過份，所有細節一筆一畫都被勾勒的清清楚楚，一時之間竟有些和現實無法區分了。

透過落地窗照進來的太陽，灑在臉上有些歪曲。他稍微按摩了一下因為坐睡而僵硬的肩頸，一邊拿起手機確認時間，差不多睡了四個小時。這段時間內，精巧的智慧型手機依然沒有為他接收到關於李翔宇的消息。

腰酸背痛的，葉毅維心想，那人到底是怎樣才能有事沒事就睡沙發還生龍活虎的呢？

視線一轉，他看著電視上面、鑲在牆上的層架，想起了前幾天自己的所作所為。

關著的電視螢幕猶如一片漆黑的鏡子倒映著他的身影。不知道怎麼的，他也想起了夢中猖狂的黑影。越想越發毛骨悚然，同時幾乎是本能性的作嘔湧上喉頭。葉毅維在一陣乾咳之後趕緊將頭撇開看向桌子上的小說，揣測著每一本的內容，試圖轉移注意力來讓自己好過一點。

熟悉的國字看起來都好陌生，只有一句話還能勉強在他的眼睛裡留下一點殘餘的焦點。

「我若是花，必定渴望被攀折。但要在我完全盛開之後。」

窗台的一隅，小小的黑色螞蟻仍然排成整齊的隊伍，汲汲營營又不失從容的行走著。一往如常，平淡的有些詭異。陽光透過落地窗灑進角落裡的玻璃花瓶，灑在那幾隻肆意綻放的向日葵上。輕細的花瓣上染上了午後陽光的色彩，艷濃的配色簡直直刺進他的眼睛裡，刺的他幾乎要閉上了雙眼。

突然之間意識到了不對勁，他起身翻出小小的攝影機，再照著當時的記憶安裝回層架上。坐回沙發上，下午三點鐘左右的太陽，灑落了半個客廳，剛剛好的角度照在了攝影機的鏡上，隨即彈上了葉毅維的臉。

當天他是晚上才把攝影機收回的.....

葉毅維幾乎可以說是連滾帶爬的起身，顧不得一切、幾乎是用撞的打開李翔宇的房門。乾淨的房間有些空曠，除了成堆的書以外彷彿沒有生活過的痕跡。窗下的寬廣書桌放著一張紙，微黃的紙面上散著待放花苞似的的筆跡，灰黑墨水一筆一畫的甚是好看。

「我能理解，儘管不代表我能原諒。即使我知道你是好意。」

空氣的溫度急遽冷卻，沿著鼻腔一路竄動到心間，有那麼一瞬間攻佔了胸口鼓動的熱源，而後逕自消失，只剩耳膜還能隱隱感受到機械般麻木而快速的心臟律動。視線因為緊張而搖動著。他想起來了，想起了李翔宇曾經說過的那句話。

「太多人都藉著善意的藉口行利己之事。」

葉毅維想著，自己是為了真的為了擔心呢？還是為了其他理由？

他轉身離開了李翔宇的房間，五感漸漸被空墜感所取代。額角還能感受到脈搏，喉嚨有點發緊，再回過神他已經又坐回沙發上。

沒有關緊的窗戶鑽進了幾縷輕風，花影搖動，不知哪家的風鈴聲也一起走了進來。夏天要開始了。

他想起那時，兩人一起從海邊回來的公車上，李翔宇的表情。李翔宇每次搭車一定往靠窗的座位塞，容易暈車的他整趟路程中若不是在睡覺便是看著窗外，這是葉毅維從一開始便發現的事。

那天回來時已是黃昏，斜陽打在李翔宇臉上，他難得的看了幾分鐘就把窗簾拉上，轉而滑起手機來了。

「真難得，你竟然會寧可看手機。」葉毅維懶懶的說。

「喜歡歸喜歡啦，」李翔宇眼睛有些發紅，深邃的雙眼裡除了血絲外，還帶著些許落寞的意味：「但果然還是有點太刺眼了吧，照到其他人的話就不太好了呢。」

「這麼溫柔？」葉毅維有點揶揄地說。

「溫柔大概是這世界上最難的事吧，」李翔宇頭也不抬的回答：「我不會，太困難了。」

明明只是回憶的枝微末節，細碎到葉毅維甚至不記得當時自己做出了什麼反應。但不知為何，當時沒有記住的畫面，此刻完完整整的浮現了出來。

四季環轉，從未稍事停歇。蕭瑟的秋天離開，蒼嚴的冬天退去，騷亂的春天也消散了。累積了找尋、試探和漫長等待後，現在正是適合漫步的六月天。睜開雙眼，清晰悠遠的藍天和積雨雲爬進他的視線，是葉毅維最喜歡的景色之一。

而那雙腳，踩著比輕弱六足更為纖細的步伐，是否在這樣的景色之外，踏及了更為溫柔和成熟的夏天？

儘管思緒模糊，但葉毅維明白，花在盛開之前就已經被折下了。

原本的李翔宇不會再回來了。

「不過還是能讓你知知道一下的。因為害怕受傷而無法真實面對他人的我，終究只是深愛自己的膽小鬼。這樣的我，我實在感到不齒，但又無法自拔對自己的愛護。老實說我真的還蠻怕你，因為我無法提供等值的回報。你們的溫柔輕而易舉，而我經過反覆思考仍然會被恐懼所擊敗。

我不是多好的人，我明白的。那些我所擁有的、不多的善性全來自我的自私。自己只是想得到肯定才驅使自己勉強做個『好人』的吧，我這麼想著。那種畫皮之下、孑然一身的絕望感曾經幾乎把我壓垮。我並非沒有得以伸手之處，但我明白的，我只是在散佈瘴氣烏煙，人類不是空氣清淨機；再堅強的人，遲早有一天，自己也會慢性的腐蝕他所有的堅強。

這種絕望的孤獨感，總能讓我從深夜發呆到日出。某天我想通了，一切都是對我這種人的天譴。

以上字句你都可以當作過眼煙雲，我也沒什麼特別的理由。僅此而已。」

在葉毅維所不知道的某個地方，李翔宇點起打火機，將這封原本要交給對方的信燒成眷戀不捨的餘灰。

葉毅維不需要知道的。

李翔宇終於感覺有生以來，第一次學會了溫柔。

